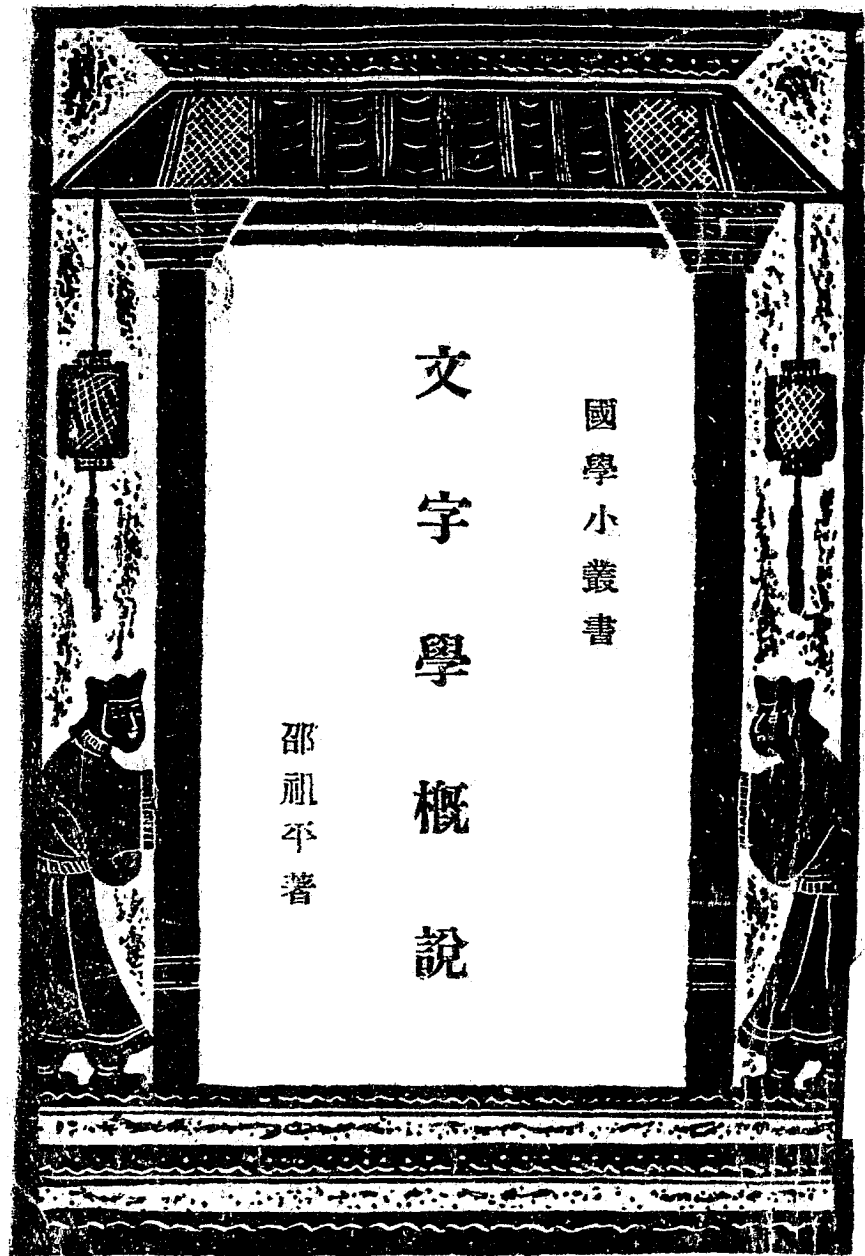


國學小叢書

文字學概說

邵祖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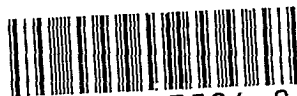


著者 邵祖平
主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叢書

文字學概說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0 7594 0

802
329

文字學概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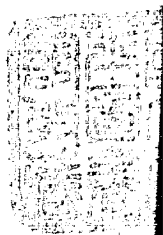
目錄

一 敍言·····	一
二 文字學略史·····	二
三 六書通釋·····	六
四 六書之分類·····	一二
五 音形義之總辨·····	二〇
六 結論·····	三三
七 六書注字附例·····	三五

文字學概說

一 敘言

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六書。漢法，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吏；爲吏書字不正，輒有舉劾。蓋童而習之，壯而用之，未嘗以文字學爲一種專門之學也。至劉子政父子校中秘書，列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東漢諸大師，考據事實以外，尤重音讀訓詁，後世目爲漢學。自是而後，小學雖益闡，而疆宇日以削微，人未有視爲童而習之壯而用之者。唐宋諸賢，文章性理擅一時，而退之以爲作爲文辭，宜略識字；朱子釋中心爲忠，如心爲恕，以爲字義如是已足；此亦弗講之漸矣。邇有清代，漢學復興，文字一途，頗多造述。然盛極頓衰，百餘年來，未弘前烈。迄今西學東漸，家少倉雅之書，人昧斯冰之筆，不能爲之曉示津梁，一爲導游中國文字學之故邦，則亦菲棄之甚矣。或者又曰：中國文字學之不講，非內容概要不知之咎也，而重在其學之冷僻寡通，乾燥無味。是以學校教師授此者，常有難色；學



生諦聽，亦多倦容。殊不知此亦由未嘗知文字學概要之故也。文字學含孕最富，爲之久者，奇趣橫溢。舉凡經學、考古學、方言學、文法學、修辭學等，皆壹資於小學。其目不勝枚舉。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物卽指名，蓋論小學之文，見執中篇。盈宇宙間皆事理也，因物名而一一求之，其樂趣有不可言象者矣。文字學概說一書，本名文字學諧趣篇，以其名未足諭衆，改用概說。謬當刊行，仍叙其旨趣於此；世之博雅君子，幸教正焉。

二 文字學略史

文字學之來源滔矣。說者自庖犧畫卦，倉頡造字以談，則累牘不能盡。且文字學分音形義三部，或條暢三部於一時，或紹述絕學於異代；衰盛不同時，興繼在得人，故文字沿革之史最難言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六書包舉文字音形義而言，是周初爲文字學三部同盛之時也。春秋戰國諸侯力政，教者不出於王官，各國私以其文字行者蓋夥。故孔子於衛有必也正名之言，讀史有猶及闕文之歎。是字形字音字義，固已庶異於周盛之時也。秦統一海內，丞相李斯奏罷其不與

秦文合者，頗省改籀文以爲小篆。雖一七國之殊體，而或謬六書之本旨。如王筠于嶧山碑議其變闕爲開爲鹵莽類。是字形字音又爲一變也。程邈作隸書，漢興有草書，尤省易字之形體。是字形雖有修齊之功，而音與義或有不可復完者矣。漢相蕭何作律，學僅十七以上，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平帝時立小學科，文字學普及之盛，頗與周代同意。爾雅爲言字義始有之專書，相傳爲周公孔子夏所累增，而一說亦爲漢梁文所益，在許慎先。至許慎廣稽載籍，博考通人，作說文解字，而後字形之爲專書者定。揚雄因輶軒使者訪殊方絕域語，箸爲方言，而後爾雅釋言之例始廣。孫炎注爾雅，作反切，而後字音始廢讀若譬况之舊。劉熙箸釋名，創爲舌頭舌腹合唇開唇之音，而後等韻於焉託始。王先謙釋名疏證補所言如是。魏李登區天下字音爲五音，作聲類，而後字音始有專書。張揖彙粹魏以前經傳謠俗之形音義而爲廣雅，而後雅故之義例始富。蓋文字學音形義之發明整齊，從未有盛於漢魏二世者也。自後晉呂忱梁顧野王作爲字林玉篇，稍衍形學之書。隋陸法言切韻，一再變爲唐韻廣韻，而音學亦爲至盛。南唐徐鉉作說文繫傳，宋陸佃作埤雅，皆毗屬義學之書，而其失不能無穿鑿附會。總管至南朝五代兩宋，其文字學遠不及漢魏。何則？文字之宜

修，上無功令，詞章之代興，下趨靡易。故言國號則裂肉爲徵，言人主則改載爲哉，言公卿則弄璽伏獵，騰笑朝堂，蓋有由然矣。元明之際，頗及音韻。黃公紹韻會，詞人沿用至今。陳第楊慎著書，頗考古音，至形義二部則演紹無聞。晚有清代，突過前師，形義與音，罔不驥進。思其魁長，厥有顧炎武戴震二人。顧氏博雅，音學之考古至密，所著音學五書，乾嘉諸老，幾盡躋之。如說文爾雅，視爲聲韻訓詁必讀之書。戴氏受學江永，審音尤精，形義亦卓。其形學授之段玉裁，玉裁注說文解字，說文大明於世。其義學授之王念孫，念孫疏廣雅，一切文義皆曉。念孫傳子引之，引之著經傳釋詞經義述聞，漢儒訓詁之窳戾者，至此靡不通解。念孫弟子俞樾孫詒讓傳念孫之學，遂爲浙江小學派之經學派，今人章炳麟實師友之。戴氏音學授之孔廣森，而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亦屢就正於其師。阮元亦私淑戴氏之音韻訓詁，其傳有郝懿行。懿行著爾雅義疏，長於聲音通轉，舊日義訓之不得其解者皆可通，學者以之比於王念孫廣雅疏證焉。有清治小學著者，尙有錢大昕，畢沅，任大椿，錢大昭，陳鱣，桂馥，王筠等。錢大昕盛倡古無輕唇音及舌音類隔不可信之說。畢沅有說文解字舊音及釋名疏證，頗明古音，謂舌上統歸舌頭，以閩音爲證。又云，古唇音不分輕重，畢故與錢往來，豈習聞錢氏之說而然耶？特其書視十駕齋養

新錄爲早出。任大椿著小學鉤沈，陳鱣著說文解字正義，錢大昭著說文統釋，桂馥著說文義證，王筠著說文句讀，說文釋例等，皆形學也。任陳諸書多不行。桂箸稱引最博，分肌擘理，尤有獨長，而或者以其繁富，遜要，比於類書。王箸釋例，於形體區別有獨創之妙，而今人章太炎以爲非夫達神指者，其句讀一書，蒼萃段桂諸說，取其精要，實便初學。而於說文句讀，詭云，宋以前人大率知之；不知顧炎武誤讀參爲商星，孫星衍撫掌於前，錢大昕主連篆讀於後，清人固已有兩人知說文句讀矣。王氏不過略取其說而諱其所出耳。近儒孫詒讓已殂謝，今人惟章炳麟明於音韻訓詁，小學差不爲世所棄。其箸書有國故論衡，新方言，文始，小學略說等，足殿一切音義之後。古韻分部，章氏最密，而對轉旁轉之說，則從孔廣森詩聲類而更爲精確。予嘗謂郝氏盛張聲音通轉之理，則凡雙聲疊韻字幾可轉注無遺。今得章氏之書，益驚文字可從陰陽聲以爲旁對轉，視狹義之雙聲疊韻，恢辯多矣。論衡有言，魯班巧亡其母，言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夫訓詁有賴於音，音同部者爲疊韻，音同母者爲雙聲，文字孳乳，兩術實多。今章君以音爲訓詁，乃欲撓除同部同母，轉離轉注假借，其實對轉旁轉乃最廣義之轉注或假借，特不可卽謂之爲轉注假借耳。毋乃欲巧如魯班以自亡其母乎？然而謂非音學究極之結

果，則不可也。綜觀各代，惟漢魏炳耀於前，有清揚輝於後，最爲文字學極盛之時。其間形義，雖或前師啓佑後人，而音學一部，則殆前修未密，後出轉精。試思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若不明音，何以爲形學鉅著？王氏父子若不善音理，何以集訓詁大成？吾人生清儒後，究文字學，江海盡逢源之樂，鄧林極借材之用，豈不重可珍幸哉！

三 六書通釋

六書者，文字學音形義三部之總匯也。言文字學之必本六書，猶言詩不能不本之六義。六義以外無詩，六書以外亦無文字學。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許慎說文自序釋之曰：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後世釋此之通統者，如齊伋之六書通，應撫謙之六書本義，江聲之六書說，王筠之六書總說皆是。釋之專攝者，如

許謙之假借論，吳元滿之諧聲指南，萬光泰之轉注叙言等是也。各家大旨以指事象形爲文，形聲以下爲合文之字；又以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字之體，轉注假借二者字之用。戴震最主此說，段玉裁爲表而出之。此皆勿能易矣。惟如必以象形屬形，指事屬事，形聲屬聲，會意屬意，則亦失之膠固。愚於六書求之數年，又嘗加以深沈之思，以爲所謂六書者，每類皆包孕音形義三部而言，其中離合交互，先後動靜，實具至妙之思。轉注假借者，古今一切文字通假之總名。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者，古人適以制成一文一字者也。茲就六書與音形義之關係，表之如左：

象形：象一切物體之形，因以生其自然之音義。

指事：指示一切形象之位置，或取象形之原字爲音，或含有自然之音。

形聲：以義爲主，以音足之，形爲先天所有。

會意：形義音三者同時集合。

轉注：以音爲主，以義相轉，形爲後天所得。

假借：本無其形，假他字之形以範其義，音與本字同，或與相近。

象形者，象一切物體之形，因以生其自然之音義。例如許君日月二字，日爲○形，月爲☾形，☾取肖日月，其義自見。然後因日形圓實而製爲日音，月形闕多圓少而製爲月音。日實月闕，古音故相同也。他如水火二字亦然。水象氺形，火象火形，讀者一見即知氺火之爲何物。然後因水聲漸漸而託以水音，吳人讀水如矢。因火聲諄諄而託以火音。諄諄出，見左傳。火諄古音同部。即如單體之文，亦復有義音以從形。如說文旁字从冂方聲，冂象旁達之形，許君不知此單體文冂之讀法，故曰从二闕。可知凡文亦必有音，特許君有不知耳。

指事者，指示一切形象之位置，或取象形之原字爲音，或含有自然之音。例如許君上下二字，二者，或形或象措置之位置也，其指示之義自明。因言上氣與舌并而上升，故讀上如上音；因言下氣與舌并而下降，故讀下古音如戶如下音。此爲含有自然之音者。他如本末二字，加一畫於木之下上方，以指事者也。加一畫於木之下方，是指木之根，即本篆如也。加一畫於木之上方，是指木之杪，即末篆如也。本末二字之音，即取象形原字之音爲音，以木本木末均雙聲，本末悉得自木聲也。刃彖二字，亦與刀豕二字同聲。豕彖二音，古皆舌頭。

形聲者，以義爲主，以音足之。形爲先天所有，例如許君江河二字，江河本具之象形，而又統天下一切水名之義。世未有備具傍之字，而可成爲山之實者也。然水之爲何水，則江河須以工可二聲釋之；因江水流如工聲，河水流如可聲也。他如滴瀑二字，說文謂滴从水管聲，瀑从水暴聲；滴字最肖雨水注階之音，江西狀苦雨之聲爲滴滴瀼瀼，滴正去聲讀；瀑爲瀑布噴墜之聲，不从水之暴怒爲會意，則可知瀑聲信爲暴聲矣。

會意者，形義音三者同時集合。例如許君武信二字，戈與人是形也，止戈人言，是義也，武从戈，信从言。古者从某之字，卽有某音義。例如俊，行姿姿貌，又倨也，是以免之狡者善行曰貌，人之賢者曰俊，馬之良者曰駿，山之高者曰峻，皆有倨貴之意，而均與俊音相同。武之與戈，信之與言，亦不能逃此例外。且說文云，馬，武也。古音馬讀如姥，今音「馬」讀如麻上聲。猶之「且」「者」兩字各有兩聲，古音讀「且」如「諸」，則形聲之字如「祖」與「且」字同虞韻；然以今音讀之，形聲亦有「姐」，是又與「且」同入馬韻。「者」古讀如「主」，故「諸」「渚」與「者」同在馬韻；然以今音讀之，形聲亦有「奢」，是又與「者」同入麻韻。則「武」亦可因「馬」同入馬韻，馬之平聲爲麻，舉平以該上

去入，音學之通例如是，則古音歌戈麻同類，武戈不其爲疊韻轉注乎？廣韻曰：言，宣也。宣屬心母，信亦心母，是信因宣之同紐而得聲，豈不又爲雙聲轉注乎？吾之如此轉折取證，人必有議其穿鑿牽強者，今更取他例以廣證之。如手持佳爲隻，佳隻同在照母；人持弓爲弔，弔端母，人日母，端日聲母可旁通；二止登冒爲𪛗，𪛗古音如得。錢大昕說。冒卽堆，得堆同屬端母，此豈非會意字中尚有雙聲轉注之幹旋乎？又聞爲从門中見月，聞門古韻同類，此豈非會意字中又有疊韻轉注之幹旋乎？此事前人所未發，得之頗爲欣喜。由此可知六書中如象形指事會意，皆有轉注一法在內。如前所引日實月闕，木末等類，皆轉注也。故吾毅然以六書中之轉注爲文字通變妙用之極。段玉裁云：轉注可包假借。總古今一切文字通假之名，而不僅待之如六書之一目也。

轉注者，以音爲主，以義相轉，形爲後天所得。例如許君考老二字，考下訓老，老下訓考。依轉注之原則言之，考自有義與老相同，但重在老與己韻相同，故爲之轉注，老之與考亦然。許君舉此二字釋轉注者，以其爲疊韻轉注之純例也。雙聲轉注之例，則任讀者自求之；舉一反三之道如此，非謂獨此爲轉注也。說文他例如老嫗，亦屬疊韻轉注，嫗蓋女老稱也。雙聲轉注者，如老之雙聲有如耄者，故耄

遂亦爲老訓；耄定母，老日母，聲母旁轉。老之雙聲又有如梨者，梨亦爲老稱；方言曰：眉梨耄駘，老也。燕代之北鄙曰梨。梨來母，老日母，聲母亦旁轉。此兩種轉注，以音爲主，以義爲輔；老之轉注，不限爲老嫗，耄梨殊方絕域，必有有音無字喻老者在也。如益州鄙言人疊韻雙聲轉注他例尙多，如說文門聞，戶護，尾微，髮拔，天顛，是疊韻；如說文信誠也，旁溥也，伶弄也，爾雅倫勞也，官公也，是雙聲。此兩種轉注外，更有以假借爲轉注者，如殷訓爲樂，經傳或作弁，盤，槃，等。義相轉受，音復相同，此蓋以同音假借而成之轉注也。

假借者，本無其形，假他字之形以範其義，音與本字同，或聲相近。例如許君令長二字，令本訓發號，長本訓久遠，一動詞，一形容詞也；尸一縣之責者，能發號施令，因借施令爲縣令，由動詞變名詞也；經歷久遠者，其年視人爲長，因借經歷長遠者爲長老，由形容詞變名詞也。縣令之令，長老之長，形雖假之他字，義實隨其範成。以縣令長老之令長，必由發號久遠二義之令長生發之也。至假字本字，音概相同，惟形近之假借，不在此例。形近假借者，如屬下云，古文以爲醜字；屬讀如書卷之卷，與醜音甚殊。疋下云，古文以爲足字，疋讀如疏。今人葉德輝曰：人之貌美在目，詩稱美目盼兮是也；目不美則爲醜，故置爲醜之本字。是晉衛恆四篇爲醜，而書卷之義反爲假借也。疋與足義同形似，故假借爲足，若音則迥殊。

體書勢謂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此由誤認轉注爲假借也。假借必以聲音爲主。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此言最當。蓋無音類比况假借，卽不得稱爲六書中之假借也。後世讀破法起，葛洪徐邈作備于先，唐張守節勵階於後，始一字數義之字而義各一音，則轉相告語，仍多困難，失不造字爲造字之本意矣。說文假借他，例如二千五百人爲師，假爲師傅之師；韋束之次弟，假爲兄弟之弟；濟水名，水可涉，假爲利濟經濟；常旗常也，箸績旂常，可以不朽，假爲常久；皆假借他形引伸其義，何嘗變其音？卽如將帥之將爲將，不生之暘爲通暢之暢，一讀去爲平，一讀平爲去，或者以爲有異，而不知古人四聲一貫，一人之出辭吐氣，其輕其遲，則爲平，其重其疾，則爲入爲去爲上，庸何殊乎？故吾以假字與本字，音本相同，長遠之長，與長老之長，則聲相近。

四 六書之分類

六書種類，前人論列甚多。或繁或簡，適從最難。茲節取各號，參以己意，敍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

注每目各三類。假借則用字變通已極，其類甚庶，獨爲六類，皆見之如左：

象形三類：一純象形，二象形兼聲，三象形兼意。其例如左：

純象形：

☉日，☾月，☵水，☲火，等是。

象形兼聲：

龍，童省聲；禽，今聲；麟，舛亦聲；齒，齒，止聲。

象形兼意：

樂。徐楚金曰：○象鼓形，𠂔左右之應，𠂔也。應和也，𠂔引，小鼓挂在大鼓之旁，爲

引爲和也。

磬。說文云：樂石也，从石，𠂔，象縣虞之形，受擊之也。

指事三類：一純指事，二指事兼形，三指事兼意。其例如左：

純指事：

二上，二下，一，一，等是。

指事兼形：

𠂔，曰，从口；𠂔，从𠂔；𠂔，示，从二，三，𠂔，日月星也。

指事兼意：

本，本，从木下加一，以爲指其本之所在。

末，末，从木上加一，以爲指其末之所在。

形聲三類：一純形聲，二譬況形聲，三形聲兼意。其例如左：

純形聲：

翕，从羽，公聲；碧，从玉，石，白聲；懣，从心，青聲。

譬況形聲：

沔，江，从水，工聲；河，从水，可聲；雅，从佳，牙聲；鴈，从鳥，九聲。

形聲兼意：

輿，从車，舛聲，與所以舛舉者也；軾，从車，式聲。釋名曰：軾，式也，所伏以式轅者也。

嫁，从女，家聲；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爲家。白虎通曰：嫁者，家也。

會意三類：一純會意，二會意兼形，三會意兼聲。其例如左：

純會意：

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

乖，从二，臣相違，讀若誑，謂臣不和，協於王事乖也。

會意兼形：

班，分瑞玉，从珣，刀，刀所以分也。

牢，閑也，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而謂取口之象，牢，周匝形也。

會意兼聲：

化，教行也，从匕，人，匕亦聲。

誼，人所宜也，从言从宜，宜亦聲。

轉注三類：一疊韻轉注，二雙聲轉注，三假借轉注。

疊韻轉注：

說文：門，聞也；戶，護也；尾，微也；髮，拔也；憲，謹也；慈，順也。釋名：陽，揚也；冬，終也；金，禁也；霜，喪也；德，得也；武，舞也。

雙聲轉注：

說文：旁，溥也；信，誠也；慊，勉也；忍，能也；聰，察也。

爾雅：倫，勞也；雉，陳也；妃，匹也；菟，聚也。古音雉讀如雞，陳讀如田，妃與配同。

假借轉注：

說文：會，下云，曾，益也，曾卽增；邑，下云，匕，合也，匕卽比。爾雅釋詁：逖，通作仇，繹衣引詩：君子好逖，亦作君子好仇。郝懿行爾雅義疏：讎，下云，讎，對也。引三。讎，應也；引說

故與儔通，儔又通讎。引楚辭，居寧。廓兮渺兮。此皆同音之假借而爲轉注也。

假借六類：一引伸本義之假借，二聲創之假借，三同音之假借，四徐言疾言之假借，五形近之假借，六譌誤之假借。其例如左：

引伸本義之假借：西，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鳥西，故因以爲東西之西。

來，周所受瑞麥來麥也，二麥一象，象其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以爲行來之來。

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泚水，可行舟楫以濟來往之人，故假爲利濟經濟之濟。

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山海經弱水注曰：其水不勝鴻毛。史記正義，弱水有二源，皆出女國北之阿耨達山，南流會于女國東，非毛舟不可濟。溺水即禹貢之弱水，因其載舟即沈溺，故假爲沈溺陷溺之溺。

爲，母猴也；其爲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爲母猴形；猴性好動作，故假爲作爲之爲。

聲創之假借：

某，酸果也，从木从甘，假爲某甲某乙之某。

鷁，鳥也，从鳥，堇聲，鷁或作古，難文作難，假借爲難易之難。

雖，似蜥易而大，从蟲，唯聲，假爲窮究撇開之助字。
易，見蜥下，蜥易，蟲名，假爲變易之易。

同音之假借：

說文：忼下云，忼慨也，引易忼龍有悔，以亢忼同音而假忼爲亢。
黷下云，握持垢也，引易再三黷，假黷爲孺。

殛下云，殊也，引虞書殛鯀于羽山，假殛爲極。

繪下云，會五采繡也，引虞書山龍萼蟲作繪，假繪爲纘。

玫下云，人姓也，引商書無有作玫，假玫爲好。

睪下云，目相戲也，引詩睪婉之求，假睪爲燕。

𦍋下云，黏也，引春秋傳不義不𦍋，假𦍋爲𦍋。

𦍋下云，裾也，引論語朝服絺綌，假𦍋爲𦍋。

徐言疾言之假借：茨，徐言爲蒺藜，故假蒺藜爲茨。爾雅釋草：茨，蒺藜也。

椎，徐言爲終葵，故假終葵爲椎。方言：齊人謂椎爲終葵。

筆，徐言爲不聿，故假不聿爲筆，秦人謂筆爲不聿。

情，徐言爲卒便，故假卒便爲堵。堵，情也。齊人呼女堵爲卒便。郝懿行曰：今

山東人呼女堵爲卒便。

銘，徐言爲明旌，故假明旌爲銘。檀弓曰：銘，明旌也。

邾婁，疾言爲鄒，故春秋時邾婁國名，至戰國爲鄒。公羊傳，邾婁後名鄒。

者焉，疾言爲旃。鄭樵曰：慢聲爲二，急聲爲一。慢聲爲者焉，疾聲爲旃。

奈何，疾言爲那。左傳曰：棄甲則那。顧炎武曰：那，何也，後人言奈何。

形近之假借

說文：𠂔下云，古文以爲醜字，𠂔本訓目圍。葉德輝曰：此本古文醜字，目圍則後

起之義，目不美則爲醜，觀𠂔之形，目若爲不美然者，故古文以𠂔爲醜。

𠂔下云，古文以爲𠂔字，𠂔與𠂔字形相似而假借。

疋下云，古文以爲足字，疋篆作𠂔，足篆作𠂔，形既極似，義又相同，故疋假爲足。

艸下云，古文以爲艸字，艸艸字形簡繁略不同，而象植物之有枝莖則一。

譌誤之假借

說文：躬下云，躬俗從弓身，以漢時通行之躬作弓身，於是躬爲躬之譌誤假借矣。

无下云，簪俗无，从竹簪。

大徐校定說文序中引俗書二十八，其蹟下云，此亦假借之字，當通用噴，周易疏義云深也。

假借類例，略如右述。恐仍有挂漏之處，擴而陳之，尚有驚怖河漢者在。清王筠說曰：初造字已開借例，如夫字之加一于大，皿字之加一于皿，𠂔字之加少于雋，珊瑚琅玕之加玉，皆不能無借。若夫琅玕則與珠璣一類，珊瑚則木性石理，又爲一類，何取以與玉同部？直以珍物若相肖似，故假借而歸聚之一處耳。愚又以爲假借，非僅適用於文字，且常應用於文學。如賈誼陳政事疏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此皆中國文學假借狀況之妙用也。故人喪妻而曰有鼓盆之戚，喪兒而曰有西河之痛，沾小病而曰有採薪之憂，畏內而曰有季常之懼，此皆假借之用，中國數

千年來古典派文學所自來也。進而言之，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韓昌黎以文爲詩，杜工部以詩爲文；何莫非假借之廣用乎？吾之表假借者如是，人益將驚怖河漢而無所極矣。

五 音形義之總辨

(一) 辨古今

音形義皆有古今之殊。以今爲古，無以讀古書；以古爲今，無以曉世人。以聲韻論，古人叶韻不知四聲，今人則有平仄。見顧炎武音論。古音輕唇重唇不分，讀輕唇統如重唇，如讀伏如逼，文如西，附如盆，紛如幽，敷如布等。今音則伏負諸字盡讀輕唇。古音舌上盡讀舌頭，知徹澄三母與端透定無異。如讀中如得，沖如動，蟲。古音舌上之娘紐，半舌半齒之日紐，統讀如泥紐。雅如皇從日聲，廣如讀，是如得，亦錢氏證明。古音同也。翻從日聲，說文引傳不義，不黏，考工記弓人杜子，涅而不滓，引傳不義，不昵，是日昵音同。呢今音尼質切，又爲娘紐，是日娘皆歸泥也。今音男女在娘紐，爾女在日紐，古音女本如帑，妻帑爲帑，其字則一；天文志顏師古說，帑雌也，是則帑即女矣；爾女之音展轉爲乃帑，有泥紐無娘紐也，今武昌言女如奴而據口說，可證矣。此今人章太

古人音近之字多可通用，如易借羊爲祥，孟子洪，水作泮水等，詩儀古人從某之字皆讀如

某聲，如江，杠，虹，貢。今人均不然也。以形體論，說文五百四十部，凡一萬零五百一十六字；書行之後，人之依用，已有從廢之不同。廢者目爲古字，從者目爲今字。如𡗗爲閉，自杜行而𡗗廢。𡗗爲亂，自攘行而𡗗廢。𡗗爲無舟渡河，自馮行而𡗗廢。𡗗爲敷，自施行而𡗗廢。𡗗爲盡，自畢行而𡗗廢。他若癡，駮之駮本爲伯，鳩聚之鳩本爲矦，焦灼之焦本爲𡗗，悚懼之悚本爲𡗗，同在一書，其行廢今古已如此。他如古文籀文爲古，則小篆或體爲今；小篆爲古，則隸體俗體爲今。魏晉至唐，眞書興行，迄至今日，號曰楷書。楷書爲字形今體，則古文籀文小篆或體隸體俗體，悉字形之古體矣。學者不讀說文，不知說文所收之字體有八九種之多，更遑論隸書眞書明凌稚隆著史漢評林，乃不達此，於是有古字借讀字同讀字卽字之彙列音注。試問不讀說文之人，尙能讀史記漢書乎？眞所謂不憚煩者矣。至義訓有古今之殊別，爾雅廣雅二書之釋詁篇，幾全爲此而設。爾雅釋詁，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十一名釋始。廣雅釋詁，乃更有古昔，先創，方作，造朔，萌芽，本根，巖，鼃，萃，昌，孟，業，十七名釋始。同一始義，吾人覺廣雅所敍，乃爲宜今，用之文詞爲多；如古，本，根，倡，孟，鼻，等名。爾雅釋始，非其比也。又如爾雅有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十名釋君。廣雅乃更有乾，官，元，首，主，上，伯，子，男，卿，大夫，令，長，龍，嫡，

郎將，日正，十八名釋君。豈非魏初視周初遯遠，當時所用之君名有庶異於往昔耶？論衡累害篇有云：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使非明將之爲君，則讀此文，鮮不膠戾。此字義古今之辨也。

(二) 辨正側

聲有平上去，復有入，是聲音之有正側也。形有全形有偏形，是形體之有正側也。義有主訓有旁訓，是字義之有正側也。顧炎武音論曰：平聲音長，入聲音短，平聲字多，入聲字少，此天地自然之理也。故入聲之部，合之三聲。又曰：詩三百篇中，亦往往用入聲之字，其入與入爲韻者什之七，入與平上去爲韻者什之三，以其什之七，而知古人未嘗無入聲也；以其什之三，而知入聲可轉爲三聲也。故入聲，聲之閏也，猶五音之有變宮變徵而爲七也。今按韻書通用之韻會舉要，詞人最適用者，平聲上下共三十，上去聲亦各三十，入聲祇十七。廣韻以來，亦莫不三聲多於入聲。聲之悠長者爲清，聲之短促者爲濁，韻之開口者爲修，韻之閉口者爲弇，亦胥以此判之。此認聲韻有正側便利之處也。孫星衍與段玉裁書曰：人象臂脛之形，蓋側立形，但見其一臂一脛，其正立形則大字象之。猶之乙與燕，鳥與於，齔與龜，

皆象一正一側形也。愚用其說，嘗爲例以廣之。如山正，厂側；宀正，广側；兵正，刀側；齒正，牙側；脊正，采側；吏正，臣側；行正，彳側；宮正，食側；口正，自側。凡此諸形，邊數之不能終，甚有趣致。此蓋古人造字時爲字與字間之象形以濟獨字象形之不足。余意又可名之爲象形之轉注。孫愐切韻曰：考字左通，老字右轉，其說甚謬。前人駁之備矣，不得稱爲象形之轉注。至義之正側，則在爾雅一書。如辟者法也，而又爲君爲皇，皇者君也，而又爲大爲美，烝者衆也，而又爲美爲君，公者君也，而又爲事，亶信也，而又爲誠爲厚，謨謀也，而又爲僞。以上諸例，辟法皇君烝衆公君亶信謨謀爲正義，其餘悉各爲其字之側義。

(三) 辨正俗

字音字形字義，均有雅正與鄙俗之判。爾雅釋言方言，全書皆論此事，特偏於字義耳。愚意古人于此著書者，辨俗義則有釋言方言之作，辨俗形則有唐顏元孫干祿字書，契丹僧行均龍龕手鑑，辨俗音則江慎修音學辨微，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中偶言之。俗義起于方言，俗形起于俗便，或方外之僧道，俗音起于方言不正，或皂隸僕役之所獨有。今次而論之。俗音者起于方音不正，錢大昕曰：元時方音最與中國齟齬。古今韻會舉要所載，元人恤讀如肅，愜讀如祝，出如燭，黠如觸，術如逐，律如六，率

如縮，弗如福，拂如懷，佛如伏，屈如曲，類如旭，骨如穀，窟如哭，突如毒，肫如朴，李如僕，沒如目，皆不合古音，又違今語。不知此皆近於今日北京方音，不獨元時爲然。北京人無入聲，此獨以入讀入爲異耳。明李贄字卓吾，其鄉人呼爲篤吾，雖合於古，不諧於今。江西人讀雨如葦，新建有此音，南昌卽不然。讀尺如圻，讀大如代，廣東人讀四如細，七如察，九如苟，自如寄，蘇州人讀葑如富，牛如劉，大如杜，瓜如戈，婺源人讀見如戰，溪如蚩，牛如由，命如慢，江寧人呼娘爲良，風如分，雨如以，此皆方俗之音，不能與原音同日而論。至等韻中之聲母，舉世有讀之俗誤者，如官話呼顯如容，魚如余，銀如寅，堯如遙，是以疑紐爲喻紐也。松本祥容切，如甸，舉世皆呼之如鬆，是誤以邪母爲心母。錢本昨仙切，江寧人讀之似不誤，而各地都讀之如乾，是誤以從母爲羣母也。郭忠恕佩觿曰：天后朝侍御史侯思正出，侯思正出自皂隸，言音不正。時屬斷屠，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古黎反。豕者誅，魚虞力朱反。俱居不得喫，苦弋反。空喫米彌去。麵民。如儒。何得飽爲崔獻可所笑。天后知之。此俚詭言音起于皂隸之證。江西人有一種牙僧市童呼錢如特梭切，鄙俚可笑，但已成爲下等人之方音，不可改也。

字形之俗，在漢許慎時已然。如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蟲者屈中，苛爲止句者，甚衆。蔡中郎認

豐爲豐，以絕爲麴，非不識字，殆由徇俗。唐陸德明著經典釋文，其條例有云：五經字體，乖替者多；至如龍龜，从龜，亂辭从舌，席下爲帶，惡上安西，析旁著片，雖邊作禹，直是字譌；又如龍字爲寵，錫字爲錫，用支代攴，將无混无，若斯之流，便成兩失。言之詳矣。自後顏元孫，張參，唐元度，周郭忠恕，宋張有諸家，並有正俗字體之舉，勘成專書。契丹僧行均作龍龜手鑑，廣收方外諸字，加以糾正。俗體之聚，以此爲夥。明陳士元著古俗字略，於牖之爲窗，膏之爲膏，龜之爲天，己之爲萬，亦嫌蠹收。此種流俗字體，不本前聞，或乖聲義，鄉壁虛造，豈可盡知。今日俗字則如豈之爲豆，菓之爲果，灯之爲燈，荅之爲答，寬之爲覩，惡之爲惡，輒之爲輒，條之爲條，盡之爲盡，卦之爲鹽，龜之爲龜，夸之爲扛，奩之爲簍，掛之爲挂，龍之爲龍，賊之爲國，皆省益改竄，不合六書。其甚者則體育寫如休育，作夫，昇概者，見器具作如壘具，通鑑唐文宗中。幹旋誤讀幹旋，段處自稱段，迄種種訛謬，觸目難紀，不亦重可笑閔乎！

字義之俗，起于晚世。嘗讀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嗇，客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客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客。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晏子春秋，雖有疑其僞託，姚際恒疑爲魏微諫錄，李粹

論事。然總不出於唐時，而其字義已能不俗如此。設今人則悉以嗇爲惡德，愛爲美行矣。蓋後世字義之俗，一由不識書者之望文生義，如道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兔爲臚，神蟲爲蠶之類。一由識書不真者之妄事穿鑿。如徐楚金說文繫傳解佞字曰，女仁爲佞；愚字曰，禺獸之愚者，猿猴之類是也，愚者之心似之故於文，禺心爲愚。王荆公新字說波者水之皮類。嘗思孔子所言，論語所載，如參魯柴愚，豈必相少之詞。是聞是達，要須分別而觀。其字義之精微，不獨於春秋一經始見之。無奈後人望文生義者衆，故漫然不察耳。

(四) 辨通固

字音字形字義有可通假者謂之通，不能通假者謂之固。字音一端，其可通之處，可先卜說文。說文凡讀若某，讀與某同，悉可通。亦聲多可通，省聲則有可通，有不可通。讀若通者，如敝讀若杜，佞讀若駭，欸讀若忽，脂讀若柔，謁讀若禳等是也。讀與某同通者，如岐讀與施同，伙讀與溺同等是也。亦聲通者，如禮下云，豐亦聲，以豐行禮之器；貧下云，分亦聲，以財分少爲貧；祔下云，石亦聲，以用石字本義是也。省聲通者，如臻下云，篆省聲，以取篆義；盥下云，農省聲，以農厚也；進下云，蘭省聲，以進有古文邇；攀下云，攀省聲，以攀與攀同；所省之字與本篆同也。其不可通者，如哭爲獄省聲，家爲豕省聲，熊爲炎省

聲，卽爲勻省聲，否爲可省聲，則悉不可強通矣。又說文从某聲者，卽與某同韻。凡艸木魚鳥山水偏傍上下所成之形聲字，靡不皆然。說者謂鬪龜聲，虔文聲，移多聲，茜西聲，波皮聲，郝赤聲，多不得其音；而不知古讀龜如邱，虔如矜，多如夷，西如先，皮如婆，郝如赫也。至於熇熇，妃配，士事，舟周，則直如同字。望羊則或作眈洋，望陽，絡縮則或作莫縮，模蘇，落索，莫落，幕絡，諸類，其義莫不融通，是音理之妙造也。至於聲韻，本分兩途，其通固狀況，請言其概。聲母自唐沙門守溫三十六母行後，宋司馬光，邵雍，明李光地，清江永，陳澧，皆有增減發明。江慎修音學最信聲母，其聲母之分類，則見溪羣疑爲牙音一類，端透定泥爲舌頭一類，知陟離切。徹丑列澄直陵切。娘爲舌上一類，邦滂並明爲重唇一類，非敷奉微爲輕唇一類，精清從心邪爲齒頭一類，照穿牀審禪爲正齒一類，曉匣影喻爲喉音一類；來爲半舌不爲類，以統歸端透定泥爲舌音，日爲半齒不爲類，以統歸照穿牀審禪爲齒音。凡七音，八類。後世篤信聲母者，其分類視此不能易也。特中國三代古音，本不能合後時等韻所謂之三十六紐，于是錢大昕著古無輕唇及舌音類隔不可信之說。則如所引之例證，知照徹澄諸紐皆可併入端透定諸紐，非敷奉微皆可併入邦滂並明；前之所謂八類者，至此少輕唇舌上正齒三類矣。陳澧繼起掇擊字母，謂佛國連讀二

音爲一音，卽連二字爲一字，故可稱字母。若儒書反切，以二音譬況一音，非以二字成一字，故不得冒稱字母。於是作切韻考，列舉廣韻切語之上一字共四百五十二字，分爲四十類，號之曰聲類；以爲向來相傳之雙聲標目，而欲明孫炎以來之切語者，則不可不熟記此四百五十二字。三十六母雖可推翻其虛號，而字數冗雜如此，亦實難於依從。近人章炳麟、黃侃師弟後出，于古音之稽討更勤。章氏著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及音理論，雖不全廢字母，而絕無墨守之處。其紐目表于知徹澄娘日精清從心邪非敷奉微喻諸紐，直曰古音所無。黃君復於廣韻四十一韻中考出三十二韻爲古本韻，亦可謂在三十六母中考出影見溪曉匣疑端透定來泥精清從心邦滂並明十九紐爲三代古音。於是聲母合併之結果，三六之數，去其十七，海內音學之士方茫然衰耗。章黃所論如此，人亦無以相難也。總之聲母之噉爭雖碎，而喉牙舌齒唇五音實久遠不變。牙音或曰鼻音，或曰深腭，或曰淺喉；喉音或曰深喉，或曰淺腭；其實發音部位本同，特古今殊名之膠擾而已。每一音內，在同一紐或旁次數紐皆可相通；同紐者謂之同紐雙聲，旁紐者謂之旁紐雙聲，此其大凡也。至言韻學有古韻今韻之殊，而其源皆發自廣韻。廣韻分平上去入爲二百六韻，最爲博備。劉涓子因之爲禮部韻略，元黃公紹又因之爲韻會。

舉要約之爲百十七部，四聲勻配，適得其宜。自元以來，詩人皆遵用之。惟今俗本韻會上聲二十九，漏去二十五拯，不可用。是卽所謂等韻也。古韻自清初顧炎武考古結果，依廣韻爲唐韻正，始分十部。江永古韻標準分十三部，戴震分古音十三類，今音十五類，段玉裁分古音十七部，孔廣森分古音十八部，王念孫分二十一部，張惠言分二十部，嚴可均分十六部，黃以周分十九部，近人章炳麟分二十三部。大抵各下己意，自謂精過前修。段氏十七部，見之所著六書音韻表，蓋將使學者循是以明轉注假借，而後究古經傳無疑義，其意至善。孔氏發明對轉最勝，王氏古音分部繁簡適宜，又出段著之後，糾正段氏頗多。輒近音家，罔不重視。蓋古韻之學，本爲通解古書而設。其陰陽對轉發之孔氏，今人章炳麟繼起，闡明尤爲精博。讀古書至此，將於轉注假借之外，復得此助，亦音學進步之快事也。陰陽對轉者，韻有陰聲與陽聲之分；陰聲者，其聲下收於喉而不上揚，陽聲則不下收而上出於鼻；平上去三聲之韻，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皆、灰、咍、蕭、肴、豪、歌、戈、麻、尤、侯、幽、祭、泰、夬、廢，二十六皆陰聲類；東、冬、鍾、江、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陽、唐、庚、耕、清、青、蒸、登、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三十五皆陽聲類；其入聲則介於陰陽之間，於陰陽皆得交承。故陰陽二聲凡同入聲之韻，卽得對轉。如模爲陰聲，其入聲爲漠；唐爲陽聲，其入

節之或體稂，哲之或體慈，噴之或體讀，迹之或體蹟，徙之或體征，齏之或體煮，齏之或體餌等，皆是也。俗體者，用漢篆行之，通俗所恆用者也；如鐵下云，俗，蕭从金，茲聲；鼓下云，俗，絃从豆；袖下云，俗，褒从由；簪下云，俗，无从竹，从簪；蠟下云，俗，獸从口，从就；归之重文抑，說曰俗从手，凝下云，俗，冰从疑，蚊下云，俗，蟲从文，塊下云，俗，由从土，鬼等，皆是也。以上四者，古文籀文，本小篆之初祖；或體俗體，均通人所不棄，皆不乖于六書，故得存于說文而可通假也。此外則隸之省篆，如齏之爲香，𩚑之爲𩚑，均通人所上下左右位置，如崇之爲審，響之爲詞，朕之爲朗，𩚑之爲秋，𩚑之爲鵠，皆得相通。此雖不關大體，要亦說文所許。若太炎之爲去赤，或臯之爲戎早，此純由隸之便其書勢，全不合六書。若起許君而問之，必恨其與屈中爲虫，止句爲苛同律。故字之可通者，重在不背六書旨意；書家取勢之茂美流宕，而輒爲之增損者，吾寧守其固閉也。

文字以純義相通者，爾雅說文爲例甚多。郝懿行爾雅義疏曰：烝美也，美與君義亦近；凡臣子於君父，以美大之詞言之，故皇謂之大，亦謂之美，亦謂之君；烝謂之衆，亦謂之美，亦謂之君；凡有數義而皆通，斯爾雅諸文之例也。不明乎此，則望矣。愚嘗反此以尋爾雅字義，如釋詁中艾訓長，又訓歷，又訓

相，又訓養，其展轉之義庶矣。艾訓長者，長老也；長老有久之義，故毛傳訓詩夜未艾爲夜未久；旣爲久，則有經歷之意，故艾遂又訓歷。歷久有須視候之意，釋詁此條云，艾歷相視，郭注，覲謂相視。故老人之方食也，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見漢書。以老人進食甚艱，慮其哽咽，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不哽咽。所謂祝者，非相視之意乎？故艾遂訓爲相。艾前訓長，長者長老，長老者宜安養之，故古者天子養老，漢時養三老以殊禮，皆艾訓養之證也。此種展轉相訓，不藉音爲孳乳溝通，或者謂爲形之轉注，吾特謂之純義。此外字義之相通，有似用轉注者，有似用轉注兼假借者，附陳于後。宋人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爲右文之說。見夢溪筆談中。謂古之字書皆从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从木，所謂右文者，如𣎵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从𣎵爲義也。此類相通，有似轉注，雖號義轉，實須音足。如鄭夾漈謂童爲幼小之稱，在牛爲犢，在羊爲羶。王聖美之取給𣎵音，亦猶是法。今人章炳麟著語言緣起說，有曰：如立爲字以爲根，爲者母猴也，猴喜模倣，人舉止，故引伸爲作爲，其字則變作僞；凡作爲者異自然，故引伸爲詐僞；凡詐僞者異真實，故引伸爲譌誤，其字則變作譌；爲之對轉爲蟻，僞之對轉復爲諼矣。又曰：如立辨字以爲根，辨者罪人相與訟也，引伸爲治訟者，

字變作辯；治訟務能言，引伸則爲辯論辯析，由辯析義引伸則爲以刀判物，於是字變作辨；由刀判義引伸，則有文理可以分析者亦得是名，其字則變作辯；由刀判義引伸，則瓜實可分者亦得是名，其字則變作瓣矣。章君自云：此解與轉注少殊，又亦近於假借，在轉注假借之間。愚意王氏之立𠄎字爲根，𠄎在說文本訓賊，𠄎則爲巧言，以之云小，尙恐非根；而其說亦傷於直致，未若章君之文譎可愛。王氏實不過應用轉注，章君所應用者，則有引伸本義之假借，有對轉之雙聲轉注，有旁轉之疊韻轉注，脫化無窮，用義庶富，亦字義通假可喜之事也。

六 結論

文字學六書四辨既如上述，學者於文字正變之理，可略窺矣。今學校有文字學功課，每週至多不過三時，爲期至長占一學年，短或一學期。以此最短之期間最少之時數，而欲畢此含孕最富樸重難舉之學業，勢實萬難董理。而況今日通行之文字學教本，迄無善著。其稍可者，又復編制太謹，絕少旁通。當其究音部也，則不知形義爲何物。及其究形義，則曠日逾時，於曩之所謂音學，殆又淡忘。求其

脈絡貫輸，睅面盎背，幾絕無可能。故愚意教師於始授斯門也，必首曉之以六書大義；六書本包舉音形義三部而言，其中融液傳合之處，自無偏枯棄捨之患。然後進以六書之分類，使六書之指歸各明，無相奪倫，無相疑似。導以三部之總辨，使音形義之孳乳分明，何爲引伸，何爲通假。然後條理綱目，莫不畢張，戮力宣勤，可自茲始。且夫古人之制字也，先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不求字形謂之瞽，不求字義謂之懵，不求字音謂之瘖聵。然好字形蔽而不通者，王筠說文釋例；好字義蔽而不通者，徐鍇說文繫傳；好字音蔽而不通者，江永以其字母七音爲音學。亦非所以爲文字學也。今人章太炎明於聲韻，歷譏前人刻削文字，不求聲音，比瘖聵者之視書，其語最俊。而所著音理論有言曰：窮言音理，大地將無解音之人。則亦言之過甚矣。晉書載殷仲堪父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使章君從事音韻更久，極其神詣，恐亦有患聰之一日，又何貴乎總而論之。文字學本以音爲之中心，形義則在其前後，自王念孫就古音以求古義，段玉裁立十七部以總核說文，於是字形字義，尤賴字音以爲孳乳發皇。百餘年來，文字學家，莫不翕同畫一，學者當知所措手足也。

七 六書注字附例

六書注字略見於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書中。顧朱氏誤認假借爲轉注，反謂許君於六書有不知處，眞謬論也。今以通俗諷誦蘭亭集序一文，疏以六書之本之篆體，使學者得所省發焉。

蘭亭二字本假借。蘭亭集義重文，序形聲。

王羲之人名。

永和作年號，假借。永本象形，和爲指事。此借年，篆作季，歲篆作歲。

在形聲作壯，癸丑，甲子次序，假借。癸篆作暮，篆作莫，春形聲作舊，之篆用作假借。初，會意。

會意。於篆作亏，象形。會稽地名，假借。山陰地名，假借。山本之見。蘭亭見篇修

形聲作修，視聲。事形。也。爲象形，此羣聲。賢聲。畢假借而，數應之。畢篆作戰，戰形聲。自

至，爲象形，此少假借。此長篆作臣，會意。咸意。集。見篇。此意。地聲。有假借。崇聲。山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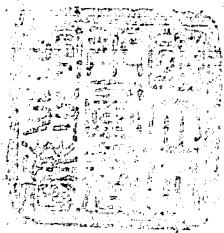
峻，形聲作峻，嶺聲。茂聲。林意。修聲。竹，象形。又爲象形，此有上見。清聲。流，篆作澗，激聲。

湍，形聲。引，爲假借，此以篆作目，象形。爲篆用作爲假借。形，流上。觴聲。曲形。水，形。列，篆作

聲形。坐篆作望，其篆作丁假，象形。次，聲形。雖為假借，此無形聲作。籀，絲篆作絲，竹上。管聲形。
絃聲形。之上見。盛，聲形。一事指。觴聲形。一上見。詠聲形。亦為假借，此足為象形。此以上見。暢，篆作暢，形。
聲，俗。此用為假借。敍，篆作敍，幽聲形。情，聲形。是篆作是，日形。也，為象形。此天意會。朝，篆作朝，形。
氣，應作氣，象形。清，聲形。惠，篆作惠，風聲形。和，見通上。暢，上見。仰，意會。觀，聲形。宇，聲形。宙，聲形。之。
上見。大，象形。俯，聲形。察，意會。品，意會。類，聲形。之上見。盛，上見。所，假借聲用。作以上。極，作假借。此視意。
聽，篆作聽，之上見。娛，聲形。信，意會。可，聲形。樂，為假借。此也。上見。夫，為假借。此人形。之上見。相意。
與，意會。俯，上見。仰，上見。一事指。世，意會。或疑或不定，之假借。為取意。諸聲形。懷，聲形。抱，此為揅之懷或。
形聲。之篆作抱，意。衷，晤借本形聲。假言聲形。一事指。室，聲形。之上見。內，意會。或上見。因，意會。寄，聲形。所。
上見。託，聲形。放，篆作放，浪為假借。此形聲。骸，聲形。之上見。外，意會。雖上見。趨，聲形。舍，象形。居曰舍。
之舍。趙，舍之舍。萬，篆作萬，此假借。象形。殊，篆作殊，靜聲形。躁，越說文無躁，越形聲。大徐不為象形。此。
當作捨，形聲。萬，篆作萬，此假借。象形。殊，篆作殊，靜聲形。躁，越說文無躁，越形聲。大徐不為象形。此。
同，意會。當，聲形。其上見。欣，聲形。於上見。所上見。遇，聲形。暫，聲形。得，篆作得，於上見。己，形。快，聲形。
然，篆作然，自為假借。此足，上見。曾，為假借。此不，上見。知，意會。老，意會。之上見。將，形。此假，將帥也。至。

象形，此及意。其見。所見。之見。既聲形。倦聲形。情見。隨聲形。事聲形。遷，象作遷，感聲形。
 爲假借，此及意。其見。所見。之見。既聲形。倦聲形。情見。隨聲形。事聲形。遷，象作遷，感聲形。
 慨作慨，太息也，懷會，此應係聲形。之見。矣！聲形。向意會。之上見。所見。欣，上見。俯見。仰見。
 之上見。間，象作間，已假借，此爲象形，此陳聲形。迹，聲形。猶假借，此不見。能象形，此不
 見。以上見。之見。與意會。懷，上見。況假借，此修聲形。短聲形。隨上見。化，聲形。終聲形。期聲形。于
 上見。盡，象作盡，古意會。人，象。云，假借，此死聲形。亦上見。大，上見。矣，上見。可上見。
 不見。痛聲形。哉！聲形。每，象作每，覽意會。昔，象作昔，會意人上見。興上見。感上見。之上見。
 由，通象形，此假借。聲若，即象聲，象形合意會。一上見。契，意會。未假借，此嘗聲形。不，上見。臨聲形。
 文，象形，此文應。嗟，象作嗟，悼，象作悼，不，上見。能上見。喻聲形。之上見。于上見。懷，上見。固聲形。
 知上見。一上見。死，上見。生，上見。爲上見。虛，象作虛，誕，聲形。齊，象作齊，彭，假借，人名，觴，假借，如彭，此亦
 爲上見。妄，聲形。作，意會。後意會。之上見。視，上見。今，意會。亦上見。猶上見。今上見。之上見。視，上見。昔，上見。
 悲聲形。夫，上見。故，象作故，列，上見。敍，上見。時聲形。人，上見。錄，假借，聲用，此其上見。所見。述，聲形。雖
 上見。世，上見。殊，上見。事，上見。異，意會。所見。以上見。興，上見。懷，上見。其上見。致，象作致，一上見。也。

上見。
後上見。
之上見。
覽上見。
者，
聲形。
亦上見。
將上見。
有上見。
感上見。
于上見。
斯聲形。
文。上見。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22844 書號 802
Acc. No. Call No. 329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二〇二八六)

國學
小叢書

文字學概說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有
必究

著者

邵

祖

平

主編者

王

雲

五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者

商務

印書館

館

發行所

商務

印書館

館

四〇〇四上集



224
9

22
22